

古文載道編

十四

內閣文庫			
九 四 三 九	二 四 三 九	漢	書
九 四 三 九	二 四 三 九	號	類
八 架	冊		

理學全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9	
冊數	142 (28)		
函號	299	47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古文

卷之

庫

孝先甫選評 受業問

春荆石

全校

去山書院 目錄序

柳貫

張公自始仕好蓄書洎通 吳益宿 蠡轉市四

十年得片經史子集若干

后共城

其日

和二年 參議中

家間乃待其所謂目錄

古文

自五三 董外君 聖百家之

古文

序

卷之四
其
國家其

客
無機書者矣然經以載道

字由之
無窮

總也帝王之盛道在人心
非金書而秦之煨

秦自煨燼之漢之表章漢自表章之書無不損益也

後統識
以詠經而經始離黨私門以史而史

述之家
起
西人不

以固荀勗之甲乙
頑者却在

秘之藏而
不齊文字日滋

人楮
狹矣今公所聚

吾而
目

走則羊
籍
者而豈

之精神
道德性命至

於今尚幸可攷其羊
載之詳

八心為易
伯
是

而一日於然五禮六禮之殊倫五音七音之易位

有取其進退俯仰高下清潔之數一切紛
亂之用

易二朝之儀因同室而紊都
齒之俗微

息
之不講主論律則

差均節何有方量三統
因之無所適主雖奉常

於龜茲之部梨園之
而鄭衛不

卷之四
二
宜

五帝三王不... 其流遂至... 隆

此有元之士... 乎人心可正世教可... 隆

下而明... 化之臣大廷之... 及於稽攷

事者聖賢遠矣... 心術所寓條在考... 在錄可

而竊有獻於公... 遜而竊有獻於公... 遜而竊有獻於公

精者在性命而其... 樂蓋禮樂... 不可以一日廢

者... 一籍所... 風俗政教者... 大於此先

生因藏... 而進之以講... 樂... 言要必見

用不然所... 故紙堆耳今之牙... 無人而止以供耳目之玩是... 受厄豈下

龍也嗚乎書何... 大不幸哉

文... 序... 三... 王...

厚本錄序

吳海

人之大倫有五而父子夫婦兄弟莫大焉此人道之始也
蓋一而君臣朋友際於外內者由恩而起義外
者以生恩恩厚則義無不隆矣世學不明益薄
人之道將不立于天下予甚懼焉暇日采摭傳記小說凡
古今孝子順孫節婦烈女兄弟之相友姊妹之相宜著為
一編必求其行事卓卓而不尚乎多將使婦女童稚里巷
小人皆能誦而習之養心以成德粹有變故禍難當有所
守又附以感應禍福禽獸微物各為一卷意謂人道固人
當盡有不能者觀於報應之間亦可以勸矣而又不察

則禽獸之物固有有人心者其可不自愧乎以人道本於此故曰厚本錄若夫君臣之事則有史冊在朋友之義則學者所講此不錄

五倫之中君友猶在所後而父天婦兄弟則刻不可離著此以示勸其人道之所當然乎若感應禍福之說則爲下愚人說法可以不論亦可以並存

送鄭訓導之古田序

吳海

百里之邑有學宮置文學一人掌凡學之政令招邑之秀民

誦

授而程督之其位雖卑而其任則重

人私之成否率由是耳古田故爲壯縣提封之廣民居之衆邑里之華文物之盛蓋彬彬焉他邑鮮及也邇年凋弊甚矣聞皆不如昔吾黨鄭生以選爲邑學師將行來別辭曰某也于學每見其不足也今其可以教人乎予曰子之言善矣卽子之言可以爲教矣夫學至于聖人猶不自足也况衆人乎夫道無巨細精粗無乎不在而實高且遠也

升高者必自下陟遠者必自邇此為學之序也夫學能知不足則必力力則無有間斷而進進不已進進而不已焉則無高遠之不至也使躐等驟進好高欲速者望道必不見為學必無成也子行哉以子不能足之心施于人使人人得子不能足之心以為學使其志立義明躬修學得則措之于用無所不可務外而不務內事人而不事己者不為焉則矜夸侈大傲然自肆其去道益遠矣抑非君之言迂

望道未見學如不及古聖人用心如此若侈然自足已

非所以為學矣而何以為教乎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好便是自足處以不自足為學即以不自足為教

其幾矣

送王潮州序

吳海

予少負意氣自謂天下無難事及壯見世之仕者多不稱
且云榮艱治某事難集竊疑焉既又有難者乃知人之
才區區遠而居官以勤私者衆也迨犬馬齒衰矣觀古人
益多閱世益深迺知天下特有不可爲之時耳而事實無
難者顧難得其人也西河王君用文剛直明快遇事剖決
權勢不能奪人以爲難者君處之有餘總治羅源永福吏
畏之若神明民戴之猶父母比去耄倪蔽道垂涕而不可
畱君何以致人若是哉由其存心也公律已也誠若苞苴
內謁不行而奸欺屏息強梗馴化利之所在知之必與民

興之害之所伏知之必與民除之孜孜焉惟懼其政之僻而又和易可近故民疾痛輒聞凡八閩踪跡未嘗至者人莫不慕焉分省陳公辟居幕府每有所贊翊旣而邊陲多擾非剛明仁恕之材不足以鎮之以郎中出守潮州兼督循梅惠州任固重矣四州之民幸矣然陳公遠一良佐豈不甚可惜哉君行過予別請曰先生何以教我予曰德則君之惠則民賴之譽則四方聞焉然予得無贈乎夫爲山者有三石也不欲崇朽壤爲川者在乎納衆流也不欲涵污惡君子爲政在任賢才也不欲雜小人自古君子少而小人多小人情僞百端其入人也易將覺之也難

宋韓魏公號稱賢相或者猶謂其明于知君子暗于別小人君其慎諸

小人情出君子多不及察而爲所惑一隳其術中則施之政事大有不可言者矣以此贈言實爲政之本務凡司牧者各宜書紳

正誼堂

送林生赴延平學正序

吳海

古者天子諸侯由國都至閭巷皆有學教立而道彰化興而俗敦秦漢儒術民以法令為師漢唐惟宗太學郡邑雖稍置官而教術已麗宋朝始宗學政州郡做成均增置正錄教授秩卑郡將不敢以曹屬遇之國朝遵朱氏之舊然教授於學事無不領簿書錢穀悉皆蒞焉太守憲臣不知體者遂以有司督切之而不才任是職者亦往往以有司自處獨學正職掌規矩學錄職程課業無有司之事專行其教里人林生性端慤識見開敏為學務切已省試授延平學正來別且請益予曰古之為政者教學為先今雖

古文義道編 卷一 四 序 九 正誼堂

存文具而已教者所以導民使爲政者易治也教之不行
爲政者之病也然而弗察也古之教者擇師爲甚嚴非取
其威儀詞藻在乎德行道藝也師不善必更之慮教尼也
楊雄謂師者人之模範彼以爲模範而弗善焉害哉吁治
之不興教禍之也然而弗察也迺若子者可以教矣生辭
曰獻不敏不足以辱教事猶落學足懼願先生卒成之予
曰聖人有言主忠信夫忠信有諸已也水之潤用以澤火
之熱用以烹人賴之忠信有諸已也子行乎哉以子所有
施於人子所未有者聖賢方冊皆子師也記曰學然後知
不足教然後知困夫知不足也知困也然後能自反也自

強也是教學相長也矧延平四君子之鄉去今未遠流風
遺教必有在其人者子旁詢而或得之他日南歸吾將從
子求益焉

先有諸已何以教人此論正提醒爲人師者喫緊處
今之學官知此意者鮮矣治之不興教禍之也誠有慨
乎其言之與

古文載道編 卷十四 十一 正誼堂

薛懷安文集序

吳海

古人文不苟作必根於理詩不苟作必止於禮義苟或不
然不如無也懷安薛大夫予不識及聞其去時邑中送
者不絕攀戀號泣不忍別既去有父老數人持詩文一
帙以來示予曰此吾薛大夫所作吾謹錄之吾子不可無
贊一辭予老眊且多病裹足不出將二十年于世事亦不
省乃問父老以薛大夫為人曰大夫惠人也其愛民若魯
恭其處已若田仲其施教若文翁其為政一以德化而不
以刑罰吾民賴之若父母然而去而不能留也吾民安得
不戚哉異時為政者不知盡職于已盡心于民惟務其家

古文載道編 卷十四 序 七

之肥而視民若土苴故民之視之也其至猶盜賊之臨其
去若疾病之脫今薛大夫父母也吾得忘之哉言且泣予
曰信哉薛大夫之賢也不然何其民之愛之之至也視朱
邑之于桐鄉庶其近之矣因閱其所作其文信本于理其
詩不徒發其情庶幾逮古之作者而不爲苟因大夫之言
而見其心因民之思而徵其德薛之賢不誣矣予所爲序
者欲使天下人誦大夫之文而知大夫之德也大夫名武字
子威號雲叔廣陵人世儒者云

文根于理詩止乎禮義此作詩文要訣也非此不足以
感人性情而垂久遠彼浮華麗藻直土苴耳雖工何益哉

送寧化訓導序

吳海

八閩惟江僻遠其大民質素少文其細民勇而固吏善撫
之則易以治不善撫之則易以亂非其俗獨異也教之施
有弗至矣夫民知禮則不犯上知義則易服使生厚則自
向化往時爲政者不知出是惟以禁令法律爲主民重不
堪遂至無所逃罪非其民之罪也聖人有言不教而殺謂
之虐夫教治之本也學校風化之原也教之道德以淑其
心教之生產以立其業教之禮義以正其俗教非徒文辭
之謂也文辭之爲教猶禁令法律之爲政也抑末矣夫民
知教則良心生教立則善人衆大家旣服小民視之而化

風俗無不美生以溫柔之學而贊邑教人將信之教之行
有日矣于爲政豈少助也耶生勉之

政非徒法令教非徒文辭確是至論歷指教化之本正
所以佐政治之成可知師儒一席其任匪輕不得以卑
員冷署而自忽也

送傅德謙還臨川序

并詩

吳海

予以學朴行方不同于時氣質頑鈍不能自改以適時之
宜旣屢顛沛不悔則終其身不變亦可知矣吾郡之賢者
與遠方之來名士大夫有知其愚念欲開之而辱與之遊
者不過數人焉其餘一再相見始雖其心甚勤而終則漸
疎非特其遠我吾亦幸之予之不才若是而望交遊之衆
聞見之廣其可得哉始傅君德謙來自臨川邂逅一見卽
相愛若宿契是豈無故而然耶德謙學古道不說流俗其
志與予同行已合宜不顧衆人之譏笑其操與予同爵祿
金玉不役其心惟自適爲樂其趣與予同讀書有得冥然

感于中心領神會端坐若失其嗜與予同閱古史撫治亂
得失之機廢興成敗之迹英雄豪傑之運用馳騁大賢君
子之經綸設施正人直士之淪落不偶讒口佞舌之枉忠
害善忠臣烈夫之仗節死義未嘗不搏髀拊案奮聲大快
或長吁扼腕流涕縱橫其狂又與予同也喪亂以來無家
可復其窮又與予同也若與予同者若是其不同者幾何
古人結交以知心爲難故有舉一世莫知其心而上求古
之人下俟乎後之人者今德謙與予同斯世而相知也顧
予何幸哉德謙舍我而別予豈不自傷而又傷德謙德謙
不可畱予將何以爲贈夫天下之義理無窮而學無止法

古人所以孜孜斃而後已者蓋海平日所自勵請誦之于
德謙也德謙顛沛流離之餘宜增益益深又何待予言抑
終不能無戚戚者所知既遠念不得相益亦難乎其爲情
也言之不足故永歌之

傅君隘流俗舉步追古人古人去已遠斯道爲荆榛出門
抱高志區區向誰陳十年江海上漂泊但一身念我德不
孤邂逅遂見親相知寧苦晚不覺逾三春精微共探討議
論發清新誼合然諾重途窮憂思頻如何語離別使我意
酸辛酸辛不在別欲畱我何貧聞水東赴海楚山西入秦
春波正浩蕩誰能知其津

同心之友契于金蘭知己之交通于性命真人所不多得也非平日相孚有素其能言之鑿鑿如是乎至以學無止境相勗則尤覺道義之盟言不啻若金石矣

五友詩序

薛瑄

余居沅州之憲署以地極僻遠罕得與名卿碩士相接恒懼有過不自知知而不能改或流於小人之歸也因取凡古聖賢書列之後堂公退則俯而觀仰而思往復熟誦以求其義或言行有未當則質之書以去其非而趨於是視書蓋若嚴師而不敢慢焉堂下有方池池側有竹梅蘭菊四種池中有荷蓮數百本合爲五物列植上下更秀迭茂余每讀書覺倦則步廣庭臨清池顧諸花木而樂之旣而自謂曰古之君子未有不資師友以成其德者今余亦旣取古聖賢書以爲師矣獨未得夫良友以自輔焉念彼五

物者皆稟天地之氣以生乃植物之君子也苟取其德以
自輔豈非僻遠中之一助與故余之心或曲而未直寒而
未通也則友竹之勁直中虛以端其曲而開其塞焉余之
德或雜而未純同而諧俗也則友梅之清白絕俗以滌其
垢而勵其介焉以至友荷蓮之中立以端余志友蘭菊之
芬芳以潔余行是皆五物之有益於余者也若夫友竹之
操可以閱歲寒友梅之味可以調鼎實友荷蓮之娟秀不
妖可以發文藻友蘭菊之風致高閒可以安雅澹又皆五
物之有益於余者焉或者疑曰人之取友賴其忠告之益
耳彼五物雖有是美而實則無知子或有過彼安能有以

勵子乎余曰不然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山水亦豈
有知而能勵於人乎哉特取其動靜之性默有契於知仁
耳余與此五物者儼然相對因此識彼方將去喋喋多言
之煩希心領神會之妙兼取博采其德約而總之於心以
輔余之不及又豈待發於聲見於詞而後喻耶遂與五物
者序列拱揖結爲良友而求正於書又爲五詩以固交云
古人爲學隨處可自得師隨在可自得友以書爲師以
竹梅蘭菊荷爲友真良師真益友也此亦惟公能自得
之而難爲不知者道也

古文義疏 卷十四 七 正誦堂

送白司訓序

薛瑄

理之在人心固無先後而人之覺是理者則有先後焉先覺者以斯理覺後人俾暗者明邪者正故謂之師自鄒魯之教衰而斯理不明於世所謂師之名雖是而其實則非矣如楊墨許行之學莊列老佛韓谷孫吳之教當時習其事者固各以師稱之矣然迹其所為非徒無益而邪說怪行所以壞人心害仁義貽患於天下後世者可勝道哉至濂溪周元公始以一理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妙作為圖書以發二程二程復因聖賢遺籍推究而擴大之以覺當世之學者及紫陽朱子上得伊洛之傳以道自任一時及

古文義疏編 卷十四 序 七 正誦堂

門之士莫不去暗卽明去邪卽正由是師之名與實殆不
異乎鄒魯之盛其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有功於天下後世
者豈小補哉皇明定四方一文治縱橫等家悉皆禁黜內
外學校咸以明經之士爲之師經以程朱氏之說爲之主
蓋謂經之所載者理能通乎經斯能明理以覺夫人苟經
有不通則理有不明理有不明則後學無所啟發取正而
人將惑於他岐其流弊亦不下於雜學之師矣此校官爲
職雖卑而關係爲甚大也吾鄉白公該博卓偉言直行莊
以明經中乙榜兩任校庠克慎所職而學者知奮今以榮
陽司訓秩滿將行縣令沈公索予文以贈予遂歷道夫師

之名實理之明晦以告公公其益當審所去取而慎所覺
哉

發明師學淵源而以通經明理爲務皆從大根本上立
論名儒筆不輕發其關係於學術士風不淺

古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四 序

送盛司訓序

薛瑄

人之負魁壘之才抱奇特之志者鮮不欲位通顯以出其
中之所有而樹勛業於時有其器而或拘於冷職僻地鮮
不戚容無聊若不能一日安者此人之恒態也余竊以為
不然君子誠有是器矣但當隨所遇而安之以盡其當為
之分分誠盡矣則其氣益定理益明消其邁往之銳而老
其宏偉之才所謂顯位達宦雖無倖冀或有時而自至焉
於以施其所有則何勛業之不立哉今年冬余與盛君文
顯會於襄陵司訓丁君廷玉家同處連日夜因觀其為人
質貌充碩而議論穎脫蓋所謂魁壘奇特者也問其職則

古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四 序

司訓爲冷職問其地則岳陽爲僻地他人有是器而處是位則戚容之意必有形諸聲容者盛君不然方歉然以進修爲未足退然以誨人爲未至若不知教官之爲冷職岳陽之爲僻地蓋能安於所遇而克修其職者也吾意其涵而泳之而氣必完靜而察之而理必熟銳邁消而宏偉就如是而進於衡鑑之下輕重大小無所移易而顯位達宦或不能辭其必盡發所蘊秉仁執義上以忠乎君修政立事下以澤乎民勛名事業垂諸悠久斯足見其魁壘奇特之實矣丁君於盛君爲素交蓋亦魁壘奇特而淹於教職者也因盛君考滿之行求余文以贈余遂書此以告并以

爲丁君勗云

君子素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一官雖微分實難稱安可微有不滿之意隨遇而安盡所當爲此見道之言卽居官之法不獨司鐸者宜服膺也

古文真寶前集卷之四十一 薛瑄

送孫先生致仕序

薛瑄

壯而仕老而歸此人情之所願而今昔之所同也然歸之道雖一而其樂則不能無異焉極田宅之廣麗誇馬僕之盛強橐金珠積錦綺衿器玩美服食窮老年心志耳目之嗜好以自佚於禮法之外此衆人之歸所以樂得其欲者然也有廬可以蔽風雨有田可以供饘粥彈琴於桑樞甕牖之間以歌先聖賢之德音以頌太平之治化老者愛而幼者孝賢者親而愚者化廉讓敦厚之風薰酣乎里閭之間稱為鄉先生而名亦長存此君子之歸所以樂得其道者然也先生以碩學者德給事黃門典歷教職凡三十餘

年一旦以年逾七十辭郡博而去朝廷例優之冠服如舊詩書滿載而行橐蕭然持此以歸於吾前所稱者固非先生之所好矣於吾後所稱者非先生又誰望之先生行有日交親重先生之歸者咸圖爲詩歌美之而屬余序

急流勇退人情所難彼身羈冷署老死異鄉者何其不知止之甚也讀此文真不啻炎熱病中服一貼清涼散

儒家宗統譜序

曹端

儒家宗統譜是儒家之真源正派也蓋真源乃天地人之所自出正派乃皇帝王之所相承所以參天地而立人極者焉然其大目則曰三綱曰五常而其大要則曰一中而已三皇儒而皇五帝儒而帝三王儒而王皐夔稷契伊傅周召儒而相孔子儒而師然則孔門一帝王之教耳帝王一天地之道耳儒家者所以相天地宗帝王師聖賢心公天下萬世之心也道公天下萬世之道也朱子謂釋氏出於自私之厭老子出於自私之巧夫彼豈可與此同年而語哉端固愚陋恍然於源之真派之正似有見焉於圖而

譜之用以存疑然不敢自私將俾願爲儒家之精到者一覽知真源正派之所在則亦庶乎迷津之一指云耳先生爲勝國理學開先統宗自正而其文樸實無華似宋之李延平所著夜行燭等書雖閭巷童稚亦可一讀而知其說蓋篤學躬行君子也觀此篇可以知其趨嚮矣

會試錄序

商輅

聖朝倣成周賓興賢能之典斟酌隋唐以來進士明經之制三歲一開科取士良法美意行之愈久而益精以故得人之盛超越隋唐而比隆成周焉景泰五年春復當大比禮部會試天下貢士前期臣澗臣琦以考試官請上命臣輅臣紹往蒞其事同考則臣鼎臣齡臣潛臣溥臣諫臣吉臣聰臣儼臣穆臣陔監試則臣綱臣鵬及內外執事皆遴選其人以充臣等受命兢惕懼智慮弗逮有負朝廷求賢之盛心誓殫公忠力求報稱凡試士三千有奇取文之中式者三百五十八人遵上命也臣惟成周取士先德行而後

古文書道綱 卷十四 正論堂
文藝故當時濟濟多士實皆吉人風俗之美治道之隆可想見已隋唐以後始專尚文辭雖曰文辭者德行之精華然靡麗之習既滋而敦朴之風寢失我國家酌古準今罷詩賦之制以經義論策試士必欲造理精純立言簡切而弗戾於經於道者始克中選科目取士崇雅黜浮於斯備矣皇上中興大業圖惟實才以資任用于是申飭有司益嚴去取杜僥倖而抑奔競一洗積習之弊是以茲科得人

擢其何以副聖天子簡賢圖治之意亦惟踐其言行其學以求弗背於初心使德業有聞操履無玷隱然以成周之士自處則庶乎科目之光斯文之幸也故事登名有錄錄成因序以勗之

因文而進之於行是吾儒靖獻大本領公于會試錄直探本言之可見大臣以人事君不徒在以言取人也

贈分宜令童汝器序

商輅

士入仕得其任足以行其志者惟縣令夫致君澤民士之志也士始入仕未易於致君故得澤民斯可矣苟有志於澤民非縣令其曷施是故令親民者也士而居此無志於澤民則已有志於澤民可朝令而夕行也可坐而致其功也可歲月而計其效也彼處令之上有郡守守非初仕者可得也其次則佐秩固優於令也然郡之政守主之佐弗得專焉雖有志難爲也處令之下有邑佐秩復亞於令也然邑之政令主之佐弗得專焉雖有志莫遂也惟令也專制一邑無撓其勢也無掣其肘也苟善其政矣民有不翕

然而從恬然而服者乎是則澤易施化易及不啻風之于草也影響之於形聲也然則有志于澤民者果可以令爲輕而弗屑於爲之乎蘭谿童汝器以詩書之胄近自太學釋褐授袁之分宜令予固喜其志之易行也汝器故監察御史居敬之子居敬忠義士也位不滿其德意者天其以未盡之祿遺之於其後乎不然何汝器之賢且才也汝器讀書學問銳意科目雖累舉弗利固科目之遺也茲行出宰大邑所以惠澤于民者蓋已慮之熟計之審矣然必廉而勤斯足以治劇公而恕斯足以服衆盡是數者政其庶幾已乎雖然澤民者致君之實汝器知所以澤民則知所

以致君將來政成名立雖崇資峻秩不難致矣予與居敬爲同年於汝器有一日之長於其行也不以祝而以規汝器勉之哉

令宰一邑與民最親苟能廉而明公而恕則百里之內皆太和之宇宙矣此正我輩可以得行其志者古人所爲願作親民之吏也實地策勉處真可作邑宰箴銘

贈唐司訓序

商輅

司訓儒官也儒官儒者所視以爲法者也非言與行皆儒
貌與心皆儒而欲爲儒官爲儒者所視以爲法難也天下
之稱儒者多矣貌儒心非言儒行異若是者儒之蠹也儒
官云乎哉楊州司訓唐君俊民先世浙人也以戎籍來京
師今爲京師人君幼凝重有志讀儒書遂鼓篋膠庠爲儒
官弟子求儒者之道而學焉業成領薦京闈進游于太學
冀業之日益修也三載之間朝齏暮鹽所以自奉其身與
奉其親者其窮約何如也而君怡然處之不以爲意見人
之富澹然無所求其操行如是茲會試南宮得乙榜人復

有以積學俟時留之者君曰進士固可力而爲可待而得也如吾親何於是揚州司訓之命下卽日就道蓋爲祿足以養也其交游相率徵言爲贈噫予言烏足爲唐君重哉雖然儒者之道當厚於其親如孟子以告夷子者爲其愛無差等也而唐君爲親而仕不計職之崇卑誠無愧於儒者之道矣而且言與行一致貌與心無異以是爲儒官爲儒者所視以爲法其不可哉彼其辨析經義作爲文章以規進取而媒利祿曰此儒者事師以是爲教弟子以是爲學浸淫而不知所止儒之蠹卽道之蠹也予不欲爲唐君告故畧焉

處約不濫爲貧而仕皆是孔孟家法司訓一官可以救貧約正與吾儒相宜特恐貌是心非言是行非者多以之領率宮墻未免壞子弟心術故官雖微而任綦重擇之不可不慎也

送大尹胡君濟時還任錢塘序
卷十四
五

邑附會府半天下之途所由使輅日往來如織加以習俗
傾險又多靡麗可欲之玩能使人目眩而志移為令於此
不亟不徐不震不動期月而聲譽起三年而事功成書所
謂有猷有為有守者此其人也乃今於錢塘令胡君濟時
見之夫猷為所以應務也操守所以立本也三者皆為政
所急其或此長彼短鮮不僨事而厲民必兼有之乃可貴
也然非知道之君子其能兼是三者幾希何哉蓋必窮事
物之理通古今之變然後可以擴充其猷為必明義利之
分秉固窮之節然後可以堅定其操守此君子所以貴乎

送大尹胡君濟時還任錢塘序
羅欽順

邑附會府半天下之途所由使輅日往來如織加以習俗
傾險又多靡麗可欲之玩能使人目眩而志移為令於此
不亟不徐不震不動期月而聲譽起三年而事功成書所
謂有猷有為有守者此其人也乃今於錢塘令胡君濟時
見之夫猷為所以應務也操守所以立本也三者皆為政
所急其或此長彼短鮮不僨事而厲民必兼有之乃可貴
也然非知道之君子其能兼是三者幾希何哉蓋必窮事
物之理通古今之變然後可以擴充其猷為必明義利之
分秉固窮之節然後可以堅定其操守此君子所以貴乎

古文成道編
一十序
完
正官堂

博學而尚志也學不出乎記誦詞章之外則於應務宜有所不周志不離乎富貴利達之間則於立本宜有所不脛是何望其能有以自見於世也哉如吾濟時其可爲君子人已蓋觀於其政而知其學爲有用也濟時比以其績來獻天官書上考循例還之錢塘鄉郡諸大夫士請余言以贈夫贈者有所增益之謂也濟時以名進士出宰大邑甫及三年而功效已焯焯如此吾方歆羨之不暇何增益之能爲雖然蓋嘗聞聖賢之訓矣曰仕而優則學曰官怠於宦成茲亦濟時之所共聞也夫仕優而學不厭者所以爲後日之資宦成而志不怠者所以保前日之美濟時方將

乘堅策肥以翱翔萬里得無加之意乎尚克紹厥聞以勸以戒而勿忽焉夫何遠之不到也家弟允迪守官於杭得朝夕繼見幸以茲言相與切磋之

仕優而學宦成不怠整菴之所以贈者雖亦濟時所共聞然使他日之猷爲益充操守益固實未有外此者也知道君子其未可忽矣

明道先生集抄序

馮從吾

二程先生之學得之濂溪而朱文公謂河南程氏兩夫子始有以接孟氏之傳何也太極通書洩千載不傳之秘文公亟贊之豈其不足於濂溪蓋濂溪精於學而不大講至聚徒講學大開吾道之門則自二程先生始耳講學創自孔子至孟子而益盛自孟子沒而佛氏之徒登壇說法動逾千人而天下靡然向風吾黨之士反逡巡畏縮而不敢言千餘年間無論眇識者卽有志者亦茫無所適向使濂溪之後無二先生之講則濂溪之學孰知之而孰傳之先王之道亦岌岌乎危矣幸二先生排羣議而挺然獨任由

是佛氏之講始覺漸息吾黨之士始有依皈而孔孟以來相傳不絕如綫之一脉始有所藉以復振中興之功比於開創猗歟偉哉故曰自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始有以接孟氏之傳也鳳翔張心虞氏擁比澶州澶乃明道先生過化之地因刻明道集抄以訓多士頃寄余命弁一言余因發明先生接孟氏之傳之旨以解古今之惑若先生之學如識仁如定性如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雖聖人不過如此說今具載編中無俟余論惟是識仁所稱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先生明言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而近世學者不論

心之懈不懈理之明不明而動稱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嗚呼論本體則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如不恐敵鯁不忍入井當下便是何須防檢何須窮索論功夫則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敢謂心懈也而不防檢義理無窮終身學之不盡敢謂理已明也而不窮索不能識不防檢則不能存故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則本體功夫一齊俱到先生之學所以爲大也若憚于用功而第曰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本體如是如是則益失先生意矣心虞固體驗先生之學而有得者也不知以余言爲然否

有本體有工夫此程夫子之學所以開朱子之統而迥
異於陸氏者也篇中特爲拈出欲學者得所宗主承先
覺後斷推此種文字

濂洛文抄序

馮從吾

夫道一而已矣三代以前以理學爲文章故六經四子之
書爲萬世文字之祖三代以後信理學者或天資筆力不
能爲文章而能文章者或恃才傲世不肯信理學此理學
文章所以分而二也是分而爲二者乃能文者不信學之
過豈理學之過哉或謂宋人講學而文章遂不逮古不知
唐人不講學而文章不如漢漢人不講學而文章又不如
秦又不如左國何也六經四子之書純是理學而文章又
非秦漢左國之所能及又何也此理甚明正坐學者未之
講耳宋儒濂洛諸子之文無論發理精微直接唐虞鄒魯

古文真寶後集 卷十四
三
正誼堂
之統卽文章筆力亦自卓爾不羣鳳翔張心虞氏慨世之
能文而不信學者衆且併其所爲文者亦非也因刻濂洛
文抄以救之嗚呼學者讀此而有悟則理學文章庶幾可
合而爲一矣

濂洛關閩之文談理透亮而運筆渾成自是人不可及
必欲雕鏤求工詭異取新乍見則鮮歷久未必不厭棄
也夫文不取其根於實理而第尙浮華是猶加嫫母以
粉黛而以爲過於西子也抑何無目之甚哉

馮氏族譜序

馮從吾

馮從吾曰夫國有史夫家有譜古人家譜之作蓋自親親
一念生也後世視爲文具失作者意矣吾族故無譜先君
嘗有志而歿余欲成先志而未敢自專廼謀之伯兄敬吾
兄曰子其任之嗚呼余嘗讀蘇氏譜歎世人賤而後貴者
耻言其先爲之咨嗟太息者久之夫爲人父祖者孰不願
子孫貴顯以光大厥閥比子孫貴顯矣反耻言其先如此
則爲人父祖者又奚願有此子孫哉則不孝莫大乎是世
之作譜者率多僭托遠胄誇耀失實此其心亦母乃耻言
其先意歟譜如畫工寫真要之取其肖而止令後世子孫

以是彷彿先人云耳不問文也從吾何敢以不文不勉成
先君之志夫敘事必有所由從作例義第一合族辨世滂
流于源譜之大者作世系第二然名行不可無紀也有可
傳則傳之用以發揚幽光作世傳第三國史紀外戚夫家
豈有異焉作外傳第四述往昭來用垂觀省之義又安可
無訓也作譜訓第五凡五篇

先貧賤而後富貴此自常事耳而世之作譜者多遠托
華族謂他人祖謂他人宗亦悖甚矣作其愛敬之良發
其敦睦之念凡爲譜者不當如是耶

陸學訂疑序

張吉

朱陸之學先輩論之詳矣近世儒臣又謂其學始雖殊途
終則同歸於一致備摘二家辭旨近似者類而證之是蓋
又一說也然陸氏自謂使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同堂而
處其議論必有不合者然則象山復起而覩是書不過拚
口一胡盧耳吉少習朱氏諸經傳義漸漬既久而堯舜周
孔之道坦然如在目前非異說所能遷惑矣如適國者之
由通衢一啟耳目意會心慊而豈崎嶇榛莽以取捷疾者
所能回其視聽耶竊惟學朱不得猶不失爲博達之士學
陸不得流爲禪釋之歸必矣予惡夫世之從邪而畔正也

乃取象山語錄反覆玩味有可疑者韻而訂之藏諸篋笥以俟知者擇焉若與其閑邪衛正不失爲朱氏忠臣則世之偏執一隅詆訾先哲者亦可以少愧矣

朱陸判若天淵而謂殊塗同歸者則皆學陸者窈其似而亂其真也學朱不得不失爲士學陸不得流而爲禪確哉斯言我輩欲爲孔孟之徒安可不知所決擇

送張太璧司訓古田序

張吉

凡有國者必建學校陶養人材將以登其俊民而黜其不率訓典者也揆古若今或統于大司徒或典于大宗伯必作之居以專其啟處樹之法以一其趨向設之師以司其訓迪願治之君必由茲道以成其功所謂禮義之宗風化之原也故治之興替繫乎人材人之賢否本乎師道余嘗怪古之論師道者或專以解惑一端爲說夫人有惑因而解之者師之一事耳苟以師道爲止於此恐有未盡仁義之精華學問之淵懿容止之慎靜議論之真的君子見之思滌其德小人見之思革其奸其止解惑而已乎世變不

古師焉匪師以博物洽聞爲賢而不覈其實以賦詩屬文爲工而不正其歸甚則假簪組之榮競刀錐之利使士氣不振日就萎蕪適爲敗倫傷化之資則又歸咎曰彼不願學末如之何嗚呼其亦不仁甚矣火之燥煬金之堅確不言而人喻者有其實也善爲師者非有符璽之徵而人信之非有鐘鼓之音而人樂之亦有道者服其心耳彼以不肖之軀爲人標準人其信之樂之乎不信不樂奚其式焉於是自各以其意向爲學若舍規以爲圓棄繩以取直間有合者蓋亦幸焉而已其於師乎何有師道之難如此其所關繫矧又甚重授之職者可不慎擇其人而受其職者

可不思所以無愧其實與成化二十一年春銓部以學校缺員上聞簡命天下所貢士而官之于是太璧張君得分教福州之古田焉太璧吾餘名士業詩經數舉失利其於師道蓋亦稔聞其說矣舉而措之教諸古田必將大有可觀者姑以吾言卜之也

師道之弊如此士風之所以不振也彼以不肖之軀儼然受人北面之禮者讀此能無汗顏



朱子節要序

高攀龍

聖人之道大矣學者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故賦質各別
 成德亦殊至於前聖後聖若合符節之處則不容毫釐差
 也以毫釐差迺千里謬矣聖人嚴似是而非也嚴之於此
 也由孔子而後見而知之者為顏曾思孟然當孟子之時
 邪說竝作而仁義充塞不有孟子孔子之道不著也由孟
 子而後聞而知之者為周程張朱然當朱子之時邪說竝
 作而仁義充塞不有朱子孔子之道不著也故昌黎韓氏
 曰孟子功不在禹下而河汾薛氏曰朱子功不在孟子下
 可謂知言矣夫聖人之道載在六籍得其言而得其意以

之而明聖人之道不得其言而不得其意以之而晦聖人之道自朱子出而六籍之言迺始幽顯畢徹吾道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流地非獨研窮之勤昭晰之密蓋其精神氣力真足以柱石兩間掩映千古所謂豪傑而聖賢者也其書自傳註而外見於文集語錄者浩渺無涯攀龍不自揣量三復之餘節其要言做朱子近思錄例分爲十有四卷而不敢擬於近思名曰朱子節要嗚呼不有朱子孔子之道不著也而不知孔子朱子之道不著也余豈知之者哉以爲是編於天理人欲毫釐千里之介莫詳焉學者欲知前聖後聖若合符節之處此其要也鐫成書此以諭同

志

近思錄聚周程張四子之精華合爲一書朱子所輯也梁谿做其例合朱子之文集語錄彙纂之爲朱子節要其表章先儒垂示後學之意亦足尚矣

重刻諸儒語要序

高攀龍

唐荆川先生輯諸儒語要十卷其六卷皆諸先生所自得語四卷則辨析同異而考亭之語為多吾友黃雲翼讀之而奮然起曰道在茲乎重刻於浙中而徵言於不佞夫不佞則烏知道竊以善觀聖人之道者觀其學善觀聖人之學者觀其教善觀聖人之所言者觀其所不言觀聖人而後乃知諸先生也夫聖人之憂患天下後世遠矣故不難於自盡其心而難於盡衆人之心不難於開一世人之心而難於開萬世人心聖人知不學之害小而學術之害尤大不學之害害其身而學術之害害萬世故能言而有

所不敢言欲言而有所不敢盡欽欽然守先王之法文則先王之文禮則先王之禮聖人特示之博特示之約使萬世之賢且智者有所裁而不敢恣其意思愚不肖者有所循而得以殫其力如是而已矣夫道人所自道也譬之適長安者聖人第示以至之之塗示以至之之具爾塗不辨不可得而至用不具不可得而至及其至則長安自見不以言而見也後之教者不然每侈言長安而學者亦宛若身親其地然而心遊千里身不越跬步也彼其侈言長安者夫豈非身至之者乎以爲言塗與具非長安也乃不知徒言長安者之非真長安也夫然後知聖人之憂患天下後

世之遠故於其所不言而知其所言也斯義也由孔子而來惟周程張朱五先生得之自五先生外諸先生各有獨至而學聖人者必以五先生爲其辨塗之正具用之備也吾觀聖人之教而知諸先生觀諸先生之教而益知聖人甚哉教之關萬世生人命脉也是以聖人視如河堤蟻穴知其必決而慎之

不學之害小而學術之害尤大不學之害害其身而學術之害害萬世諸儒語具在觀其所自得與其所爲同異之故較然也辨塗之正具用之備讀是篇而荆川之苦心爲不沒矣

合刻胡敬齋張古城兩先生集序

張貞生

居千百世之後而使天理常存人心藉以不死者其在言乎非言之足以維人心於不死而言之翼聖衛道者之足以維人心於不死也然既命翼聖衛道則必其人生平踐履篤醇體認親切省察存養工夫無間而立身行己可質幽獨可對聖賢夫然後本我之實履諸躬者發而爲言辨難晰疑語皆切實義利關頭搔著痛癢人禽路上喚醒沉迷其教人入手處皆有根脚可據階級可尋故一言出學者佩服如澆冷水如布帛菽粟不能去身千古幾希獲以嘗存若夫高談性命厭言糟粕靜參頓悟印證機鋒以有

用有體之學爲不生不滅之論高明蕩入空虛淺近無從
摸索使有心者不敢信爲儒亦不敢斥爲非儒真僞罔辨
雅鄭混鳴夫豈所語於翼聖衛道而人心藉以不死者哉
豫章之有餘干固所稱理學區明以理學名當時者十五
人而餘干有二爲胡先生敬齋張先生古城敬齋之學內
外一主於敬古城則以慎獨窮理改過求仁自箴予自志
斯道卽知敬齋居業錄與薛敬軒讀書錄合刻日久最益
人心而古城陸學訂疑直剖疑似讀者恍然戊申春予停
楫河干縱其故里拜其祠墓急向邑人士索全集遺書讀
之亦僅得居業錄陸學訂疑二編手自鈔輯珍諸行笥尚

欲遍按全集重梓以廣其傳謀之邑侯予同榜江君則已
先得我心者吾儕論人欲觀其學術先觀其操持欲觀其
操持先觀其氣節蓋學術可欺而操持則不可欺學術可
假而氣節斷不可假敬齋篤志力行不求聞達然觀其居
親喪衰服入公堂至爲人所誣寧坐枉不求申辨此等氣
骨使其得志仕進昂藏嶙峋自有言人所弗敢言行人所
弗敢行者獨惜其以梅溪終若古城立朝正氣時以星隕
陳言劾李孜省僧繼曉遠貶景東直言犯權奸孤身竄惡
地凡所歷各任於事有益地方有益世道者直以身荷無
所疑憚剛方凜然噫兩先生生平所遇雖有出處之分而

古文書通編 卷十四
正誼堂
操持氣節易地皆然若其以斯道自任識之真而行之篤
擔當正學排斥異端惓切誨人不遺餘力則固前後同揆
者言之爲功於人心實宏且遠矣獨是干越前乎兩先生
以理學稱者則有忠定一門及曹無妄柴與之饒雙峰諸
儒各有撰述代遠人湮楮墨鮮微卽胡張兩先生雖產近
代而斷簡殘編僅存一二使不得有心地方者及時按梓
安知其不終歸漉滅往彭城馬公津令茲邑梓居業錄後
儒賴之然是時會逢承平講席遍天下非若滄桑之餘滿
眼荆榛而江君乃於瘡痍甫起之秋簿書不遑之際汲汲
然留心斯道日與諸生講明且合梓兩先生文集以廣其

傳從此使理學一綫賴以不朽操持氣節真儒嗣興雖兩
先生之靈實我使君之賜嗟乎言之爲功於人心蓋可少
乎哉後之君子讀是集而興能不本其爲功於人心者以
自善兼善也哉

胡張兩先生立身行已可法可師居業錄陸學訂疑其
章章也是篇謂翼聖衛道足以維人心於不死亦可見
兩先生之生平矣

四書集義序
卷之四
陸隴其

周雲虬先生四書集義序

陸隴其

四書自考亭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而發明其義章句或問
集註而外有輯畧有精義有文集有語類大義明而微言
著其後西山真氏仁山金氏雲峰胡氏之徒又各自著書
以發明考亭之意及明永樂時又彙爲大全懸示於上以
爲天下之準繩而河津之讀書錄餘干之居業錄又往往
發其精微以羽翼其間至矣盡矣後之學者但取其成說
而心會之身體之患不行不患不明不待復講矣今之所
以不能不講者則以嘉隆以來姚江之說行而考亭之學
晦白黑混淆是非顛倒譬白日在天而浮雲蔽之浮雲不

四書集義序
卷之四
陸隴其

去則白日不見故論四書於嘉隆之時不講則不晦論四
書於今日不講則不明學者苟徒拘守一說而不深究其
異同之故熟察其毫釐之別一旦聰明才辨之士舉陽儒
陰釋之論雜而進之其不爲所奪者鮮矣吾邑周雲虬先
生潛心於諸家之說者四十餘年輯爲集義一編嘗北走
京師就正於孫退谷先生深相契焉退谷之學深不滿於
姚江者也則是書之取舍可知矣余不敏於學無所窺少
時聞陽明之名而竊誦其言亦嘗不勝高山景行之思而
以宋儒爲不足學三十以來始沉潛反覆乎朱子之書然
後知操戈相向者之謬也然猶且信且疑未敢顯言於人

及考有明一代盛衰之故其盛也學術一而風俗淳則尊
程朱之明效也其衰也學術岐而風俗壞則詆程朱之明
效也每論啓禎喪亂之事而追原禍始未嘗不歎息痛恨
於姚江故斷然以爲今之學非尊程朱黜陽明不可而聞
此說者或以爲怪嘗思就太 君子而正之適雲虬先生
以集義自敘寄示雖未讀全書而莊誦其敘則所宗者考
亭也所訾者文成也所追思者成弘以前也所慨歎者嘉
隆以後也揆浮雲而見白日我知先生有同心矣敢一言
以附於其書之末昔董生當漢武之世百家並行故其言
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不使並進此

董生所以有功於世道也繼孔子而明六藝者朱子也非孔子之道者皆當絕則非朱子之道者皆當絕此今日挽回世道之要也先生著書之旨已握其要其有功學者豈淺鮮哉

沉潛反覆乎朱子之書而後知操戈相向者之謬又深考乎有明一代盛衰之故而後知風俗之淳壞由於學術之異同由是觀之學者患無確見耳若能確有所見則是非白黑斷不至於顛倒而混淆者亦何苦爲詖淫邪遁之說回互遮掩夢過一生乎

黃陶菴先生集序

陸隴其

予自束髮受書卽讀陶菴先生之文見其精深純粹高者可以羽翼經傳下者可以凌轢韓歐心竊慕之以爲是何如人而其文之超軼絕倫如此及聞先生從容就義慨然太息謂先生於死生之際不苟如此志與日月爭光而行與天地同久宜其發爲文章精純超絕協金石而中宮商也旣又思之自變故以來平日談忠孝講仁義之徒臨利害而喪其所守者何可勝數而先生獨毅然不變人之所隱忍徘徊而不能決者先生視之若渴飲饑食之不容已夏葛冬裘之一定而不待擬議也此豈可以強至而卒辦

哉蓋其所積者厚而所養者深矣及待罪先生之鄉見其遺老訪問先生之平生則羣以爲先生平日孝友忠信取與不苟泊然於富貴而發憤於正學孜孜矻矻惟以聖賢爲己任而世俗之塵埃不足以入之嗚呼此其所以能臨利害而不變也歟自世教之衰士不知以廉隅自飭謂正學爲迂闊謂功利爲不可已遇小利害則攘臂而起蠅聚蟻逐無所復顧平日之志氣如此欲其臨大節而不可奪豈不難哉由是發爲文章不入於卑陋則病於雜駁雖欲彌縫潤色自附前賢如窶人之裝爲富貴非其所有張皇支吾百病俱見無怪也故予以爲先生之文本乎行先生

之行所以能卓犖於臨變者本於平日之養士苟能以先生之養爲養自然險夷如一履變則爲歲寒之松柏處盛則爲高岡之鳴鳳皆是物也區區文章之焜耀何足道耶不然雖文如先生猶不足貴也而况乎其必不能哉因先生之門人裒集遺文以傳而爲之推論其本俾世之學先生者知所取則焉

朱子曰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所謂可變可常夷險一致也然非所積者厚所養者深豈易卒辦彼夫談忠孝講仁義一臨利害而廉恥道喪者直先

生之罪人已矣

卷十四

第

正誼堂

歷科小題永言集序

陸隴其

程子有言古之人自能食能言卽有教蓋人之幼也知慮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又曰人多以子弟輕俊爲可喜而不知其可憂也有輕俊之質者必教以通經學朱子嘗有取於陸子壽之言謂子弟教作虛誕之文皆壞其氣質古人之爲子弟慮者如此今之教子弟者吾惑焉方其幼也旣未嘗習之於灑掃應對朱子所輯小學一書常束之高閣不使寓目雖日讀孔孟之言不過以爲此利祿之階梯未嘗知其必可行不可不行也稍長教之爲文則挑其心機獎其浮

華惟以驚人耳目爲能事不問其虛誕不虛誕通經學不通經學也僥倖一第則便以爲學成不復知人間尚有當讀之書當爲之事然則風俗之弊端士習之日壞豈非自童子時始哉故吾每教童子作文未嘗不戰戰兢兢惟恐一言之病中於其心異日將碩大蕃滋鬯茂條達不可救藥蓋人之聰明當擴充於範圍之內不當擴充於範圍之外往者嘉靖以前天下無異學士皆由程朱以窺孔孟其文渾厚醇樸惟恐一言之越乎繩墨士習如此風氣安得不醇哉自是以後學日雜而文日奇風俗日偷非天之生材有異乎前也其所以教之者然也成童之時其心先已

雕琢破壞求其長大之歸於醇樸不可得已故當今之急務必自教小子始教之道必以小學爲基址以濂洛關閩之書爲根本以先正渾厚醇樸之文爲殼率使自孩提有識卽浸灌於仁義中正之中游衍於規矩準繩之內如水之汪洋浩渺而不得越乎其防則文章不期正而自正風俗不期厚而自厚矣張子質夫惇五蔣子聲御選歷科小題之文以爲童子式吾見其一出一入不敢苟且惟誤後學是懼其亦有程子朱子之慮耶故爲推古人所以教童子者弁於其首使讀者知文章一途非徒貴其機巧浮華已也當思程子所謂可憂者如何朱子所謂壞氣質者如何

何聰明日擴而範圍常存必為轉移風氣之人勿為風氣
所轉之人庶幾不負三子之志也夫

教之道必以小學為基址以濂洛關閩之書為根本以
先正渾厚醇樸之文為殼率噫此三言者教童子之道
盡之矣人能循是道以為教守是道以為學即可以轉
移風氣而不為風氣所轉者也斯則稼書先生之深望
也夫



